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再版

德國間諜

全一冊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格

英譯者 紐

譯者 楚

發行人 陸 高

印刷者 世界書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與俄國的如何聯盟起來決心打破德國英國的如何在依其傳統方式徘徊於歐洲大陸。入軍事同盟，惟恐把歐洲分成兩個陣營，只是在等候時機以便在領土或其他方面佔領。如果德國生命底威脅先行除去，我舅舅說，則徒講永久和平是沒有效果的。要當德國已在世界上取得了鞏固的地位以後——要當法國、俄國如若必要也要英國給以武力專橫的時代已經過去底教訓以後，那是一個新時代才能開始。

我覺得我舅舅的理論是很正確的，因為在我的血統中有近百代的德國氣息。現在我已明白社會主義在反保守主義底初期的鬭爭中所遇的困難了。傳統的思想是可笑的，但它們底勢力依然很大的。

雖然我是個德國人，我卻從沒有到過德國。我沒有看見柏林或事實上是沒有看見過真正德國的事物。特別是於德國的紀律，我是從來一點也不曉得的，這我從沒有注意過這個在你們看來算是該國的特徵或最大缺點。在魁北克與芝加哥這兩個逍遙自在的城內，我一點也沒有看見過那樣的東西，在我於紐倫堡（Nuremberg）報名入伍後，在嚴格的軍紀下所過最初幾個星期的生活，對於我彷彿是個惡夢。在我的一生中——至少在我全部半成年的生活中——我被教育要運用思想。現在卻要我忘記那一切，而我我一舉一動都要聽人指示。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都知道重大的鬭爭是什麼意義。我是以烈士（即他實在反對這種事情，但又不願使其可愛的關係人爲難的人）的精神來接受那強迫軍役的。

也許我舅舅甚至比我還認識清楚些，因為在我未服兵役的三個月以前，一些奇異的影響已經深深打擊了我。那時我還是要默守我那社會主義的信仰，但其中最重要的卻已忘記了。我遵守着紀律。在有些地方，團體生活是一種實踐的社會主義——至少就兵士而論當是這樣的。的確，長官又是一種不同的階層，是一種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容存在的階層；然而我的論辯，當然不過在反駁我自己，即使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必有其領袖的。

而且，即使我願意做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我也很難在我四方八面那種影響的包圍之下堅持很久。在大戰前，英國方面常常以為每個德國人都要被強徵入伍而勉強服兵役。可是沒有比這種見解再錯誤了。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把他的兵役看做是不可規避，不可輕蔑的愛國義務。他們差不多從孩提時就被教着做一個好好的兵士，以保衛其祖國，是他們的一種必要義務。其中許多人已經用很大興味研究過歐洲問題，他們能夠暢論法、俄方面的威脅，以及能從奧、匈方面獲得多少幫助。人人都毫無問題地相信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這種見解一經承認，辯論就會終止的。除非你是個國際主義者，那末，你大概總不忍讓你底祖國陷於危殆而絲毫不給以幫助的。在那時候，甚至很好的社會主義者也同意這種見解。

於是，可以看出在我週圍的紀律底薰陶之下，在貫注於我所接觸到的每個人頭腦中那種觀念底影響之下，以及我自身那種傳統思想的打擊之下，我底思想已發生了迅速的變化。並不是我已變成了一個

熱心的帝國主義者（完全不是這樣；而是我的確相信，而且現在我也十分相信）所受到法國方面的威脅，是像法國所受到德國的威脅一樣的。我確信要是在本世紀初法國手，則世界大戰一定會化成第三次巴爾幹戰爭，而是一次短期的、無大損失的戰爭了。愛國心的內容有不同的，在『不問是否，我愛我國』與相信『四海之內，到處是家』的兩種人間是有很大區別的。第一種人的有害於其本國，正像其有害於世界一樣。對於第二種人，那就無話可說了。我常常要設法鼓勵我自己使傾向於第二種人。

起初我想馬馬虎虎地，但也毫不抱怨地去服務我底兵役。然而，我竟很快地感受了所有的一切影響，所以當我經過了六個月的訓練後去參加受指揮官底檢閱而被詢問着是否願意接受軍職的時候，就爽快地答應了。而且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這樣做法會取悅我舅舅——這完全是出於我自己的決心，並不受他的鼓勵。

在靠近烏爾姆（Ulm）地方的軍官訓練營中，我結識了一個最好的朋友，他不獨是我那時的最好的朋友，我們的最真摯的友誼一直維持到兩年以前一個不幸的日子；在那一天他被一羣卑怯的國社黨徒打死了，而這些傢伙除了妒忌他以外，什麼罪名都沒加於他身上。他的名字叫渦夫干·海林根（Wolfgang Heringen），我從沒有看見過像他那樣活躍奔放的人。他是我的一個光榮的同事。在我全生命中

沒有第二個人有對我這樣大的影響。起先只感到一種快樂——我們倆都還不上二十歲。當時，我忘記了對世界幸福的憂慮。從此我要學些發笑，學些笑話和俏皮話了。從此我要從一個全新的觀點上去欣賞那團體的兵營生活了。在一個短短的期間，我已不是一個較為克苦的學生而變成一個熱心的德國青年軍官了。

渦夫干很想精其所業，但一樣事情一經做過，就將其拋在一邊而仍舊變成一個孩子了。我就做做着他。我很願嚴格地在操場上做完我那新兵訓練的實習，但在操練終止以及一日的功課已經完畢的時候，我就要隨便去玩了。有時候我們大家講些粗魯的笑話。有時候，有些人就是聽到我們這樣取笑，也不當一回事的。可是我們也很會吵嘴的，有一兩種玩意兒恐怕會引起嚴重的決鬥。在有些時候，我們倆或者再拉幾個特選的同伴，會披了我們底華麗的外套，昂然在烏爾姆底街道上走着，拖着我們的佩刀，在崎嶇的石子路上叮噹響着。我們會隨便闖進一家靠河傍的花園酒店裏。在那裏我們會大喝一頓，唱幾個雄壯的，特出的學生歌曲，自得其樂地偷摸着女招待底肥碩的屁股，或跟她搭些訕頭。這一切並不算是壞事，而是全世界的初級軍官們底共同點。

可是渦夫干並不是個無能的輕浮的下級軍官。他對於學業是非常努力，而為他的教官們所器重的。他有一個思想敏捷的頭腦與卓越的性格，總之，他具有一個軍人所應有的頭等才幹。他精通戰史，而且能



清楚地闡發其所有的問題。他那種精明幹練，實在也許是他的一大才能。有很多優秀的軍人，甚至對最簡單的事實也還不能給以清楚解釋。如果以爲這些人不至對自身大有妨害，那才是笑話。我想起了某英國參謀告訴我，他要跟海格（Haig）與愛倫貝（Allenby）去開會時的困難，這兩人都都是優秀的軍人，但他們的思想卻毫無系統的。據他說，海格從沒有完完全全地講過一句話，而愛倫貝的說話雖然比較完善些，卻不能正確地表達他的思想。這樣，其僚屬們所感的困難是不難想像了。在這兩位將軍已經決定了應有某種動作之後，說不定事實上他們所指完全不是如此。在法國方面，尼味而（Nivelle）的所以能達到那樣地位，大概就是因爲他能用像一個律師似的犀利明快的口才來表達他底思想。

當我們要被派到隊伍中去的時候，我們倆就設法要在一起。渦夫干在高級長官方面有幾個親戚。我不知道他怎樣去使用了他的手腕，但他竟弄妥當了，這樣我們就被派到巴伐利步兵第十六團裏服務，該團那時是駐紮在慕尼黑（Munich）。這是在一九一二年的春天。

不久，我就非常歡喜慕尼黑了。它是我母親底故鄉，我還有遠親住在那裏，我要是高興去玩，總是被殷勤招待着的。渦夫干也很熟悉慕尼黑的；他不大熟悉的德國城市，我從來沒有到過。在幾星期之間，他帶着我加入了一個正經的俱樂部，這個團體常在花園酒店或酒倉中祕密開會的，在那裏常常提出日常事物加以討論。他也發現了花園酒店中的一切，如什麼地方有酒量很好的人，什麼地方有愉快的夥伴他都

知道。所以我們就在很快樂的生活中過了幾個星期。我們那一營人算是優秀的，我們當中的人事也是比較高尚與精銳些，除了一兩個同僚之外，大都不壞；自然，偶而也有輕視我們這些年輕的新來者那種通常習慣的，但大體上我們是不大有什麼吵鬧的。要是有什麼吵鬧，其實也是爲了那個永久的禍根——女人。

有一天晚上，當我們倆正坐在一個法國式的小酒館裏，忽然渦夫干用膀子向我一推，要我注意那坐在我們旁邊一桌的兩個漂亮女子。我就依他所指的方向看着了她們，可是並沒有感到特別興味。事實上，我還沒有十分想念過女人，而跟酒店裏那些女招待們來一陣胡說八道也就很夠滿足我底性的需要了。實在，我跟女人還沒有發生過什麼關係。我是不曾討她們歡喜的，也許作初次進攻是有些難爲情的事。實際上，渦夫干常常對我失望的。他自己是個有經驗的、天生的登徒子，有好多多次他常特意爲我找伴侶，但後來總是我，或是她，或是大家完全掃興而散。

然而，這一回卻跟旁的大不相同了。從一笑中可以知道，這兩個女人已中意我們了，而大膽的渦夫干就轉身走向她們那裏，去要求她們可願意跟我們一個桌上喫東西，她們竟欣然答應了。那天晚上，在我們跟她們分手以前，我們約定了跟她們重敘的時間。

幾天以後，我不得不承認我已對戀愛失望了。其中年紀較大些的那個女郎（她們倆是姊妹）從一開頭就使我大爲顛倒。她比我稍微年長幾歲，但看上去卻是很年輕似的，她的臉長得很美麗，她的姿態非

常妖冶動人。我把她叫作安娜（Anna）——這不是她的真名，但她還活着，我不願因我說出了些什麼而使她痛苦。

跟着湯夫干和她的妹妹馮弗力德（Elfrida）的正在卿卿我我，我和安娜也在幹我們自己的分兒。這正像我們所希望到的一樣，因為，顯然她跟我一樣地已經着了迷。但我還不過是個孩子，我只是興奮，而對於戀愛的技術是完全沒有經驗的。要是我說出安娜已教我所必需知道的一切，算是不大體面的事嗎？在那個時候，要是有人講她一句壞話，我一定會把他的臉都打爛；但現在回憶起來，則很明白，我對她不過是種新鮮的刺激，一個暫時的相好而已。過去她的確是很愛我，（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但也許正像下一年她愛另外一個人一樣。在我自己，那倒把它看得很鄭重其事的。可是每當我說出要和她結婚的時候，她就會立刻阻止我的。

『但是，安娜』我叫着說。『我們不能永遠就這樣下去！我愛你！我不能永遠這樣跟你坐在一起，看看你，或甚至吻你，擁抱你就可以滿足的。我愛你！我是人。我不能在看着你以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那樣的必要，』她這樣說時，撫媚地微笑着。沒有那樣的需要。這是我底初戀，這於一個青年男子看來是非常嚴肅的。我已沈醉於安娜，已顛倒於她底肉體之前了。她真是慧敏，她慣會尋找機會使我們倆在一起。我不大知道她的底細的，我僅僅從湯夫干得知她的名字，他和她妹妹的關係要比我們深得多。

有時候我們在她妹妹屋裏相會，有時候是在鄉村裏。和她在一起我總是很快樂的。

所以，打聲一來，使我加倍地痛苦。有幾次，當我跟渦夫干談及我們所得知安娜與藹弗力德們的底細是多麼少的時候，他總要笑。我們要知道些什麼？這兩個女郎是高尙的愛神，爲什麼還要追問旁的？但當他真正發現到了什麼，他就不會這樣不顧一切地樂觀了。

有一個晚上，我們四人就在藹弗力德那個美麗的屋裏，快樂地玩着。那是在飯後，渦夫干和藹弗力德就到她的閨房裏去了，把前廳留給安娜與我。安娜是年輕、活潑與熱情的；可是當我們兩性戀愛中不可避免的这一幕正想開始的時候，我覺到她已僵倒在我底懷裏了。顯然，這個屋子裏已發生了亂子——那僕人似乎要把某人趕出屋去。突然，那正廳的門被猛然推開，一個滿面怒容的人走了進來。

我立刻就認出了他，他是我們後備營中的一個中年上尉。他像發瘋似的向我衝來，在這一刹那，我以爲他要來勒死我了。忽然，渦夫干爲這吵鬧所驚也急忙跑了進來，而把我們拖開了。當時，我的忿怒不減於那個上尉；然而，不久就明白，他比較有理些，原來，安娜是他的妻子。

我想不到她已經結過婚了——她從沒有透露過一點意思。但當時正像普通一般青年一樣，我並沒有把這件事當作怎樣嚴重。但那個上尉自然是不甘休的。後來，當他看到了藹弗力德與渦夫干，我以爲他要氣憤得昏倒了。當時，我只覺得完全沒有辦法了，但渦夫干卻處之泰然——我疑心他不見得沒有遭逢

過同樣的情景。他很冷靜責備那上尉的不該無禮地闖入一個女子的房裏；可是，這樣更加激怒了那個上尉。最後，渦夫干示意說，既然我們大家都已有些過火，那末任何討論只好擱到明天了。

這一點至少經他同意了，而我們就鄭重告辭了。但當討論重行開始，就不是完全像渦夫干所希望那樣了。次日早晨，一個上校軍官把我喚了去，他爲人非常嚴峻，但還可愛的。他以忿怒的、失望的眼光盯着我，他一向以爲我是個有爲的青年軍官。他嚴厲地指謫我所給以全團人的恥辱。我已經明白所發生的結果嗎？軍隊的敵人將怎樣來利用這個機會以攻擊『青年軍官的不道德』。柏林的一些刊物將怎樣過甚其詞地把它鋪張成一件風流的桃色案子。我總以爲要被扣留起來了。

渦夫干卻安然逃脫了。當然，在這一點上我是很高興的，可是我總覺得太不公平了。我們倆跟兩個女子發生了戀愛；一點也沒有可以說得上勾引的地方——她們也不只是跟我們萍水相逢。可是，只因我底愛人已經結婚而他底還是獨身，我就有恥辱而他就沒有關係了！事實上，我並沒有去試探過那些文明的道德律呀。

就在那一天，我從安娜那裏收到一封心碎的信。她懇求我要用些手腕，不可魯莽從事。雖然她是專心地愛着我，她還不得不跟她的丈夫在一起——她不能在她底家庭前出醜。所以她懇求我爲了渡過這個難關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都得去做。那末，往後……

那上校又差人來叫我去。他說，他已把這件事情考慮過了。他不願聽人決斷——因為我的年輕，大概總是有罪的一方要受處分了。可是顯然，我已不能再在該團服役了——我底撤職處分一定就要來了。我躊躇了。我巴望着受訓誡，但完全沒有。我想加以申辯；也許如果我說出我不知道安娜已經結婚，我就可以自由了，但那樣就得把罪狀放在她的身上了。職業軍人的最大缺點，就是既然他們被教以要當機立斷，他們就常常不服理論了。我可以知道我並沒有進步。

『就我所知，』他高聲說，『有兩種辦法可以把你那消失了的榮譽恢復過來。』

『什麼辦法？』

『第一，報名入伍。但你必將參加戰爭，到那時你可以光榮而死或榮獲勝仗。這種情形已經有過先例了。』

『那末第二種辦法呢？』

他嚴肅地望着我。

『你並不是一個完全合乎標準的德國軍官，』他說。『你所受的教育是完全兩樣的。它雖有缺點，但也有某種特點。你講得很完善的英語，你的法語也很好。你可懂這是什麼意思？』

『不懂。』

『要替我們皇上服務的地方真是多得。戰場不一定就在鎗林彈雨的地方。就連最有才幹的將領與最勇敢的軍隊，沒有眼睛也是不行的。』

『哦，現在我知道了……間諜。』

『不。祕密偵探工作——一種光榮的事業。在這種工作中，一個人也可以爲他的皇上與祖國服務。這種工作需要特殊的勇敢與性格；他得不到職務的光榮，也沒有同伴的安慰；他必得單鎗匹馬去作戰。許多人是那種勇敢的，但不是許多人都具備那種資格的。你有資格……不曉得有勇氣沒有？』

現在他的意思已很明白了；他也沒有給我廣泛的選擇的餘地。假使我加以拒絕，那末安娜就要倒楣而我舅舅也要受辱了。即使我要求一點時間以便考慮，我知道也想不出其他什麼辦法的。

『我還想把事情完全弄個明白，』在跟馮夫商議了很久以後，次日，我就這樣對那個上校說：『假使我加入了祕密偵探的工作，我還能保留我底職位嗎？』

『當然，毫無問題的。在名義上，你算是被派到後備隊去了。』

好——那末在我舅舅方面就沒有什麼恥辱了。

『那末，安娜……她底丈夫會寬恕她吧？』

『你可以把這件事情放在我身上，』他允許我說。『我可以替你想法。』這種資格我相信這位豪爽

的老戰士不是沒有的。那個上尉不敢不聽從他的，即使是家庭中的私事。

一星期以後我在柏林了。我就在動物院前面海瓦池（Hewarth）街的一間屋中報了名，這所屋子是富麗的，可是不大觸目。現在我是個間諜了：這裏是我底訓練所。我的生活環境已改變了，當我在一間辦公室中候着去報名的時候，我看見在一個碗櫃上寫着下列幾個字：『如遇火警，應不顧一切先將此救出。』『不顧一切！』這句話是很有意義的。

我的故事直到此地還是沒有什麼有趣味的地方；前面所講我發現了招募間諜是不登廣告的那回事，並不是一個足以自豪的插話。也許這在你看來也像我一樣地覺得無關緊要——但到底我是個青年，而青年人總有其放蕩的時候；我是無辜的，而在那件事實中也沒有一點壞的地方。但，爲補足這個插話起見，我還有一件事必得說一說。也許我所述關於安娜的話，對你是有些不斯文，但到底她是我初戀的對象，而且她又給了我她所有的一切。所以當我在柏林辛勤地工作的時候，我還是熱烈地想念她。但在那時候，我又結交了另一個學生。漸漸地我們知己起來了，有一個晚上，我好奇地盤問他——他是怎樣才參預祕密偵探的工作的？當我聽完了他所講的經過，我幾乎感動得仰面跌倒了。原來大約在一年以前，他那個擲彈兵團曾駐紮在沃斯堡（Augsberg）。我的也在那兒。在那裏他認識了一個女人，而且……可是還要我再講下去嗎？它的離奇簡直像一本電影的收場。



所以，現在你們將知道，爲什麼我對安娜的印象已沒有像從前那樣的可愛了。她只是個私娼嗎？因爲厭倦了一個中年丈夫底懷抱，而想在一些青年軍官底身上找些安慰？或是她難道是逼迫適稱的青年軍官去參預秘密偵探工作底圈套中的一部分？我從來也不知道。歐戰後我是可以去發現出來的，但到那時我也不去注意那些事情了。

★ ★ ★ ★ ★

有好幾個星期我是在痛苦中過生活。我已把自身委之於一種吉哥德式的光榮（Quixotic glory）了；我已毀滅了我自己，但救了一個女人；我底自憐，已算是深刻與真誠了，而且已給我以勇氣。但在現在看來，我彷彿只是個呆子，或者還要壞些。可是我從不想要拋棄我底職業；我自有我底榮譽的信念，而且也不是僅僅爲了恐怕那個把我培植起來的舅舅有所受損。這種工作也有其討人歡喜的地方：它給予我那個失望的內心一些安慰。起初六個月的功夫完全化在種種軍事學識的課程中，因爲和許多偵探小說的作家們底意見恰恰相反，其實一個軍事偵探是必得有些軍事學識的。爲應付環境起見，他們正式委我爲後備營中的軍官，這就是說我必須於那一年去服務三個星期。

後來，我那痛苦的心境忽然消滅了。我收到了馮夫干底一個電報，說是他要到我這裏來了。我以爲他要告假到柏林來，那知比這樣還要好。原來海林根中尉也來當秘密偵探了！